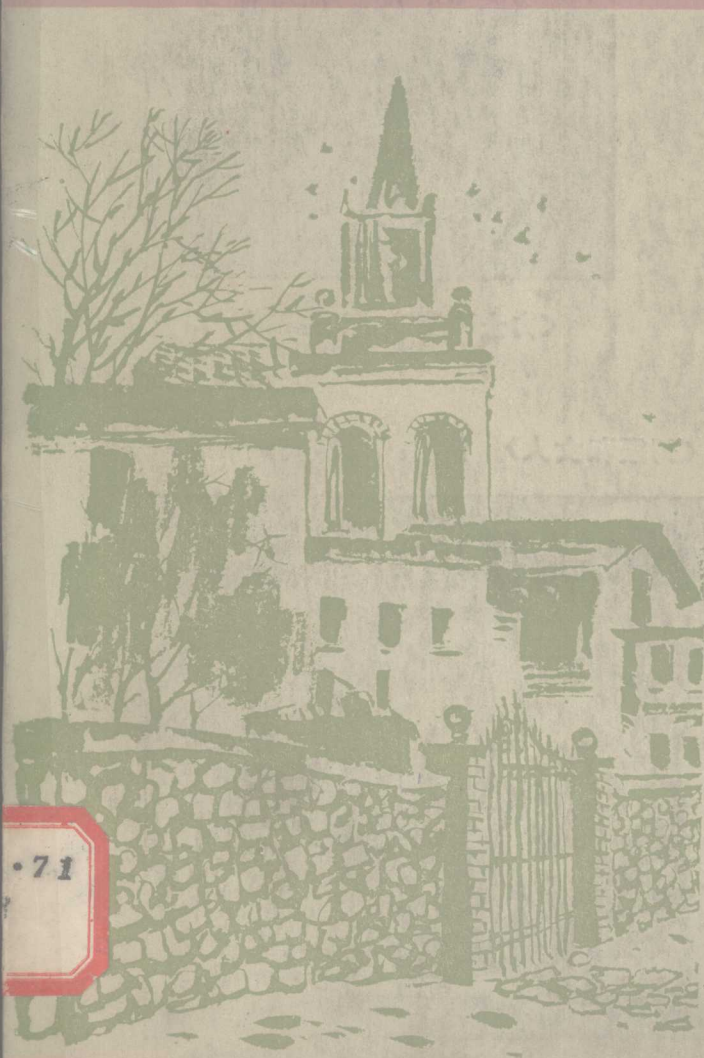


8

1985

愚人之门
刀匠和女人

俞天白
赵本夫



• 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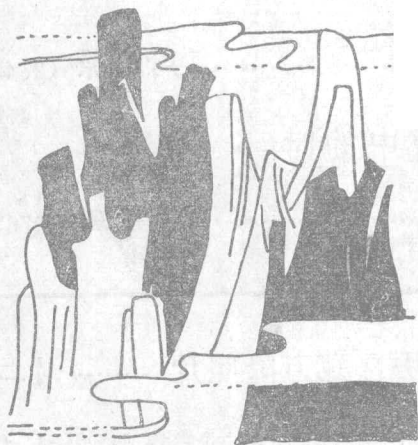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长篇 篇小说

I247.71
178
8

长 篇 小 说

一九八五年(总第八辑)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一九八五年
(总第八期)

目 录

愚人之门.....俞天白 (3)

从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谈剧作家
的心

——关于创作《愚人之门》的一些想法

.....俞天白 (126)

刀客和女人.....赵本夫 (129)

多一点历史的思考

——《刀客和女人》创作谈.....赵本夫 (272)

《中原大地》自序.....周 原 (274)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时

间观念.....张玫珊 (276)

作家俞天白、黎白、赵本夫、郑万隆照片.....封二

椅中圣母(油画).....[意]拉斐尔 封三

尔 娃(石版画).....吴长江 封四

封面设计.....王 晖

愚人之门

俞天白



献 给

在编辑岗位上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

上 部

这不是党政机要部门。所在的乌苏里街三十六号，也颇为偏僻，然而它却牵动着许多青年们的心。自然，它也是我们的绿衣使者——邮递员最熟悉的单位之一。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四时左右，那位娇小、柔弱的姑娘，背着邮袋，骑着自行车，象一团绿云飘来之前，总先看到一辆小型的绿色三轮邮车，嗒嗒地自西开来，掠过光滑、平坦的柏油马路，穿过悬铃木枝叶搭成的浓荫，到这幢花园洋房黑色铁栅门前停下。随着小小车门的开启，蹦出一位身躯粗犷高大的小伙子，他习惯地拍拍前襟，转到车后，从车斗里拉出一只邮袋，饱满，沉重，以致要憋足一口气，喝一声：“来罗！”便颇显得吃力地抱着，抛到了铁栅门里面的警卫室里，然后，取出挂号邮件的回执，请门卫老林在他指定的小格子里打上个收发图章，再接过上一次邮班送来的空邮袋。于是，在几句笑谑或并无火气的牢骚话中，跳进车门，突突地奔向另一个大户头。

老林并不急。他总是拿出一副安详的神态，等有人将邮件捎上楼去，或者等人愿意暂时代替他的

职位时，亲自抱着它上楼去。这儿的来客实在是太频繁了。但不管怎样，它在这里耽搁的时间总是极短促的。很快便经由园子被送到楼上。这是个占地半亩大小的园子，没有苏州园林的优雅和精巧，却有着广玉兰、桂树、枫树、海棠、雪松这些名贵的林木和四季不断的花卉，夹以几块各具姿态的太湖石。一条鹅卵石小径，曲曲弯弯地把人们引进这幢灰白色的有个大阳台的精巧楼房。邮包进的是楼梯口的一个小间。这里确乎是信件和文稿的海洋，这些信件仅仅是注入了一泓清泉。邮包里的信件，都是胀鼓鼓的。经历了长途跋涉，来这儿给文牍之山增添了高度。这都是稿件。有小说，有散文，有诗歌，有评论，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稿子。每个字，每个标点，都倾注了投稿者的心血，寄托着梦幻似的期望。它们来自工厂，农村，学校，部队，机关，商店……可说应有尽有；地域之广，那位到了这儿才爱上集邮的小云姑娘，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，便搜集到了全国各地县名的邮戳。每个信封色彩不同，稿笺大小不一，然而，几乎每一件都附着一封信。有的以质朴的言辞介绍自己的身世；有的用故弄玄虚的口吻概述此稿描写的内容和意图；有的却显露出急于求成的焦灼，向收件者提出近于苛求的希望……信件尽管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但有两点基本相同：声明自己是初学写作者，是还在泥土下面沉睡的文学种子，亟需获得这方春泥的哺育；而每封书信的开头，总是这样热情的称呼：

“尊敬的编辑老师……”

是的，这里是编辑部，是《春泥》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。

“尊敬的颜秋野老师……”

信，也有这样开头的。这是因为，《春泥》总是和颜秋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她是这个杂志的创始人之一。那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。其间风雨晦冥，春秋颠倒，《春泥》上长过荒草野蒿，几番荒芜，几度繁荣，她也随着它从一个风韵流溢的少妇，一位多产的青年女作家，成为两鬓染霜、老眼昏花的“颜老太”了。近三十年，她的荣辱，和它的兴衰是完全一致的。《春泥》的历史便是她的历史。她始终以此自慰和自矜。她自信，仍然非常自信。这幢花园洋房的高墙之内，每块砖，每张瓦，每棵树，每一根草，都吮吸着她的心血，要离开她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她把这儿视作自己的家，也愿以此为归宿。她在任何场合都这样表现自己，也希望下属和作者、读者这样理解她。于是，她便象石灰岩洞里的石景，从各不相同的角度看，都会产生各不相同的形象。那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，以她作为自己发芽、生根的土壤；那些想拿稿费作为阶梯攀越者，以她为攀附而上的树干；而那些企望改变自己命运的，则想借助她的《春泥》作为养蓄羽毛的摇篮……尽管他们很少看到她以往写的那些作品了，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容颜，但他们在他们心目中，总是那般熟悉，邻近得犹如自己的父兄或师长。一有机会，他们便想到这儿来，但又都是惴惴的。不论男女，在他们感觉里，这幢花园洋房的围墙之内，浮动着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色彩。园里的草，庭中的树，榭旁的石，盆中的花，都具有一种矜持的、深沉含蓄到有点儿不可捉摸的气质。特别是那些应编辑之约，或者来查询稿件处理结果的青年，心跳都会加快，显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怀着自惭形秽的拘谨，怯怯的目光，注视着投进眼帘来的一切；脚步都放得轻悄悄的，生怕惊动了这儿红的花，绿的叶。逗留以后，那怕是暂短的几分钟，却可以在鸣着马达声或喷发着泥土气息的同伙中间，自傲地一再夸耀，甚至延续多年以后，印象依然那样清新而富于色彩，仿佛镀上了一层金。那怕十年社会动荡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物的价值观念，使原来极其神圣的殿堂失去了炫目的色泽和光芒，然而，这里却得天独厚，依然具有那么大的诱惑力，并有越来越大之势。是名？是利？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杠杆，还是艺术的追求、人生真谛的探索，社会药方的寻觅？似乎都不能作简单的回答。总之，既然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，作为一只甜果来摘取，就自然产生了改变感受的力量。尤其是将接近目标，亲临目标的这一刻。例外的也

有，但不多。只是或隐、或露，或静、或动，或克制、或放纵，表现不一而已。

你看，这一刻就来了一个。

他风尘仆仆的，一看便知是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有如那些邮件。春正浓，他还穿着件黑色羊皮夹克，蹬着双半高筒的牛皮靴。毛茸茸的络腮胡子，贴在他那张瘦削的、弹性极强的黝黑脸皮上。在那副秀郎架眼镜片内活动的，是一副有点儿残忍的眼睛，这样的眼睛，多看你几眼，你心里便会产生高度的警惕。他此刻流露的，却是经得多、见得多的神色。肩背着黑色塑料大提包，手拎着头号银灰色旅行袋，都胀鼓鼓的，教人担心拉链会在不经心之间裂开来。接缝处，和羊皮夹克的皱折上一样，都积着一层黄尘。

他进了铁栅门洞，走向传达室的窗口。

“麻烦！我找颜主编。”

“约好的吗？”老林打量着他。

“没有。我刚下火车。我来联系稿子的事，最好能见见颜主编。”

老林迟疑了一下。显然是这个青年远道而来的形色打动了这个老人，他表现出惯有的慈祥。

“查稿子，你找通联组就得了。清进吧，在那楼上。”

客人大步往里走。他左顾右盼，极力装得镇定而自如。穿过鹅卵石小径，来到跨入小洋房大门的水泥台阶上，面对着门洞里面那个宽敞的过间和弯曲的扶梯，他还是突然感到了行囊的沉重。他把它放了下来，喘息着，掏出手绢擦擦前额上的汗水，再摘下眼镜擦擦镜片，借以镇定一下自己。在他整个旅途中，这是没有先例的。

有人从打蜡扶梯上下来了，噤噤的脚步声里，还夹着无拘无束的说笑声。他赶紧把眼镜戴上。

来人是两个女子。

“请问，颜主编在吗？”他拎起行囊进门去。

“不在。”回答很干脆。

于是他把他的来意和身分，再作了简单介绍。

“我看看。”其中一个年长的，顺手推开右侧一扇玻璃弹子门。门楣上挂的是会客室白底红字木牌子，“哦，杨思齐同志在。你要找领导，可以找他。”

杨思齐？这个有点象外国人的名字，他可从来不曾听说过。流传在青年作者中间的，只有颜秋野。但既然指迷者如此介绍，看来是可以信托的。

他毅然背着大包小包，推门进去。

他说不清这间会客室到底有多大。规格不一的沙发，折叠式靠背椅，乒乓球桌……在这一切之间，

他只看见一张丰采突然的姑娘的圆脸，嫣红的双颊，雪白的门齿，看一眼便会教你手忙脚乱的眸子，脱俗但不惹人注目的秀发……把室内一切都盖住了。恍惚中只觉得还有两个汉子，一个坐在姑娘的侧面，隔着张茶几；另一个伏在乒乓桌上。“……杨思齐同志在吗？……”万幸，他还没有忘记这极象外国人名字的三个音节。

“我是。”姑娘侧面那个站起来了。五十开外，正在向横里发展的躯体，是教高明的裁缝师傅都要发愁的，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孙宝生。刚从新疆来。”他放下行囊，伸着手背上汗毛稠密的手，迎上来，“久闻大名。我特地来教来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有篇稿子……”

“那请您上去，……”

“好的。不过，”他显得自如了，“我是专程找您杨老师指导来的。我有些问题……”

“好吧。那请您等一会。”主人指着斜对面一张沙发式藤椅，“坐。”

他坐下了。瞥了眼姑娘，汗开始从他每个毛孔里往外渗透。他解开皮茄克上所有的钮扣。“我大概有点冒失。不管它。”他想。他发现伏在乒乓桌上的那个，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，面对一份稿子在涂涂改改，也象他那样淌着汗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金牌卷烟，先向杨思齐递过去。杨思齐不抽烟。然后礼貌地给姑娘和小伙子递过去，都被婉言谢绝了。他坐到原来位置上，想划火柴点燃一支，但淡黄的烟嘴刚凑近唇边，又取下了，重新塞回香烟壳里。

杨思齐和姑娘的谈话在继续。话题显然是她们当中那一摞稿子，而刚才的言辞，是激烈的。

“我不隐瞒我的观点。我赞赏存在主义。”她吐辞清晰，节奏明快，绝无那种怯生病，“在我们同学中，有相当部分人和我一样。如果说，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在欧洲的盛行，是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浩劫的需要，那么，今天，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在我们中间流行，也不是什么怪事。病态的生活，产生病态的哲学和文学！……”

汗水，不知怎的从他的身上收敛了。她的才智，学识，使他忘记了她是一位漂亮的女性。他掏出了卷烟。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会把它点燃的。

“我存在，别人也存在；面对我的自由，是他人的自由等等，这都是它与人文主义有联系的地方。”她依然那么雄辩，“我刚才之所以扯上了十七世纪的叶昼，也是为了说明存在主义的需要。叶昼在评点《水浒传》时，指明象郓哥这样的人物，在小说中不应该是

无足轻重的，这显然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在美学上的一种反映。可惜这种思想没有发展。但今天为什么不可以用存在主义来补上这一段的空白呢？……你们《春泥》是个青年文学杂志，如果不摸准今天青年的思想特点，多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风貌和要求，你们将会失去读者的。不信，请你到我们大学里来听听。”

他暗自称赞：不错，我投你一票！他忽然发现姑娘的明眸，是审察人生的。他感到自己的浅薄无知了。

“我理解你们。”杨思齐镇静地笑道，“你说的这些看法，可以探讨，我很想到你们学校去听听……”

“来吗？先来参加我们的文艺沙龙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经常举行。这个星期六晚上便有一次。在我家。”

“我去。”

“欢迎。”她从皮包里取出笔记本，写上地址，撕给了杨思齐。这一连串动作就如一串组合优雅的音符，使孙宝生神往。“说定了。”

“定了。”杨思齐拍拍茶几上的稿子，“理论的探讨归理论探讨。在我没有被你们说服之前，这稿子还得请你改一改。把人物形象加强一些。你写的茫茫，是一只狗，它与人的关系体现着你的意图。你应该隐蔽些，‘言征实而难巧’，让你的意图尽量从形象上去体现。”

老生常谈！他感到失望。写小说，不一定塑造人物形象。连这新见解都不允许，这位负责人知识太老化了。

女大学生笑了。他也想笑，但他不能笑。他好在有现成的掩饰方法：摘下眼镜，低头擦着眼镜片。

“好吧，让我考虑考虑。”

大学生走了。“很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”随着这么一声，主人来到他的跟前，还拉了把沙发式藤椅。刚消失了的手忙脚乱，又突然主宰了他。他想先作些自我介绍。可是，主人谦和的举止和谈吐，鬼使神差似的指挥着他，把这样的一番答辞，从他的舌尖上弹了出来：

“说哪里话呢！我一进门就听到了深刻的一课。好象到大学里当了一回旁听生。”

杨思齐嘿嘿地笑了。他的举止和这笑声中，有着一一种长者的风度。只有当他坐到客人对面放眼注视时，才会发觉他的目光深处，带着辨别真伪的透视和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戒备。客人赶快把刚点燃的香烟掐灭。

“在我来这儿之前，”生活经历凝成的习惯，就

是这般固执地流露出来，“就已经听到您的大名了。您对于青年作者的培养，关怀，真是无微不至，呕心沥血……”

“哦，”主人微笑着，双手放在挺起的肚子上，“你从新疆来。刚到？”

“是的是的。你一看就知道……”

“你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对呀，这里有我的根。您看得真准！”他兴奋地掏出卷烟，再次敬主人又被婉拒以后，便独自点燃，“我免了差不多半个中国，仍旧回这儿来了。初中毕业，我到了新疆塔里木。我爱人是南昌人，她妈妈病重，她回到了南昌，我跟她在南昌结婚，并一起调到了南昌市郊；她妈妈去世，我又带她调回我的老家。”他坦然，坦然得一见如故。“向我老家，三级跳。”

“嘴，你的生活经历倒相当丰富。”

“我的生活经历嘛，嘻，可以写厚厚一本书。”他说，“我写了几篇短的，投过几家刊物。”

“发了？”

“没。”他朝伏在乒乓桌上冒汗的小伙子瞥了一眼，“我们这种无名小卒的稿子，他们翻都没有翻过，便退回来了。真的，我试过。我在稿子当中粘了米粒那么大的浆糊，看揭开了没有。就是没有揭，照样粘着。我的名字，对他们没有吸引力。我的希望在你们《春泥》！……”

从流畅的语调，坦率的目光，很难说他是在阿谀逢迎。杨思齐可依然微笑着，开不了口。他不能贬低兄弟刊物来抬高自己，他们到底是初次见面。他问：

“你给我们投过稿吗？”

“投过，两次。”客人说，“头一篇叫《骆驼刺》，没有采用，你们给我提了意见，很具体，满满的一张信纸。后来我又寄来一篇，还没有回音……”

“什么题目？哪一天投寄的？”

“叫《大漠的风》。一个月前寄的，挂号。”

“让我去问问。”杨思齐站起来，他想为这次接待打个句号，下一期的清样在桌子上等着他。

“不用急。”客人也站了起来，“我还带了一篇来。那一篇请您留心一下便得了。”他把香烟叼在嘴里，弯腰拎起黑塑拎包，坐回原处，把它搁在膝上，拉开拉链，取出一摞揉得皱巴巴的稿子，交给杨思齐。在主人接过稿子重新坐下的这一刻，他眯起被香烟熏着的左眼，朝乒乓桌上的小伙子看了一眼，迟迟疑疑地把拉链拉上。

皱巴巴的稿子，在杨思齐的眼前展开。《啊，我们的塔里木》。第一页中的墨水就有三种深浅不一的色彩。看了一下最后的页码，足有二万字。

“是写南疆生活的？”

“是的是的。是我亲身经历的……”他开始说明写作意图和塔里木绿洲的风光。很有点商品推销员的夸张。

“等我们看了以后再详细谈，怎么样？”杨思齐说，“请你把联系地址写在稿子上。”

“好的好的。地址已经写在上面了。”他又拉开拉链，从装得紧缩到了顶的包里，掏出一个塑套封面的本子，以极恭敬的神情翻到空白的一页上，“杨老师，请您签个字，留个地址和电话号码。最好，题一句话。”

啊，是这样一个杨思齐！没有题辞。地址也就是印在《春泥》版权上的地址。然而，这已足够了。

送回本子，收起钢笔，杨思齐以为可以送客了。但是客人却开始围绕他这个名字歌功颂德，而两只手背上长着浓密汗毛的手，却依然放在张着口的拎包里；秀郎架镜片里的两只眼睛，不时瞟着乒乓桌上改稿的小伙子。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了。他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：谈罢稿件，议论着杂志的质量，或者探讨创作中某个问题，来访者会从随身携带的包裹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包礼物，东北的猴头，陕北的核桃，吐鲁番的葡萄干，广东的龙眼荔枝或者四川老窖，可说应有尽有，都附着来访者一份深厚的、真挚的敬意，把你推入极其狼狽的境地。看来此君也在等候着这个机会，只是他那双缺少善良的眼睛，使彼此都怀着更多的猜疑。他警觉了。但还要做得尽可能地不留痕迹。他站起身来，把手伸过去：

“就这样吧。你远道回来，还没有回家看看你妈妈呢。等我们看了你的稿子，再详细谈吧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耽搁了您很多时间。”客人急忙拉上拉链，站起身，“真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。”

他说着客气话，把客人送到门口。客人拎着大包小包，一再屈身表示谢意的举止，使他觉得不舒服，有一种趋奉的虚假。他掂了掂这一摞皱巴巴的稿子，决定交给小说组，由翁素园他们去处理。

二

这就是翁素园。他有一个使成熟的少妇都想多看几眼的好身段，还有按照现今标准还属于青年的好年龄。他的外表是文雅的，一副书生气，性格却是活跃的，活跃到有些粗犷以至有些粗野。他仿佛一整天都处于愤怒之中，教人怀疑他那高达一米八十的身躯里，竟容纳得下这么多可以点燃别个的火焰。他曾在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过一部

中篇小说，初露了他非同凡响的文学才华，著名老作家瘦石都预料他前程无限。但是，一旦坐上了编辑这个位置，而且被委之以小说组组长的重任，便再也不见新作问世了。问他，他总是回答：我正在酝酿一部巨著，写出来的话，将是惊人的，划时代的。不知他为人，会引为笑谈，笑他志大才疏，傲气十足；而知道他的为人者，相信他真的会“攒”出那么一部来。只是要有个条件：离开编辑这把交椅。无奈，他暂时还离不开。不是因为他在这儿特别重要，只是因为他是实际上已是青年的青年，比较和青年编辑、青年作者们心灵相通；而且他有点近于天真烂漫、不谙世态的直言不讳，不至于使那些共事者拿他当敌手来提防。杨思齐正因为了解他这种大炮式的直率，不留情到有些苛刻的抨击，而产生一种保护他的责任感，宛如兄长之对待一个鲁莽冒失的小弟弟。小说编辑室，本来就是编辑部中最大的一个组室，人数多，地盘大，在这么个头头带领下，成了整个单位嗓门最粗，脾气最暴的一个部门。

这一刻的气氛，就有点儿火药味。

“请他们来咀嚼一下这个警句。”翁素园站在办公桌之间，伸手指着雪白的墙壁，“要不要在‘漏掉’后面，加上‘扼杀’这个词呢？”

不用看，都知道墙壁上贴的是什麼。那是摘自无名作者来信中的一句话，作为这个组室工作的诫言。句子是一个字一个字用楷书分别写在半尺见方的红纸上的，颇为醒目。

假如漏掉了一位天才，那将意味着什么？

——摘自一位无名作者的来信

“过多的‘组织胺’又在起作用了。”杨思齐问。他在这儿，自有一种成熟的冷静，“怎么回事？沸沸扬扬的。”

“《被人谤毁的牺牲》有严重问题！”好几张嘴一起回答。

“啊。”杨思齐并没有多少震动，“怎么说？”

“格调太低。”又是好几张嘴。

“什么叫格调太低？”翁素园仿佛把他当成了肇事者。嗓门之敞，有意说给整个编辑部的人听似的，“党内官僚主义者和犯罪分子，难道不存在吗？说不定批评这篇小小说的，就是个官僚主义者，甚至是个犯罪分子！”他总是这般赤裸裸，一五一十全在明处，“这些都是癌细胞，不重视，不斗争，它是会扩散的。要叫我粉饰现实，我不干。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东西可歌颂，是经验教训了我们，光

有歌颂，不去触及危及机体的病毒或病灶，读者是不会买我们杂志的。真正善于思考的作者，也不会在我们刊物上涌现出来！谁都不想花钱看空话，假话。”他跑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坐下，双手推开玻璃板上的一摞稿子，“要握板子，我来脱裤子！”

办公室里的人们都哈哈地笑了。

杨思齐也忍不住笑了。他并不感到意外。要了解的倒是这种批评来自哪一级领导，通过什么渠道传到此地的。

“老涂！”如此干脆、如此响亮回答的，还是只有翁素园，“老涂刚才说的！说是部里有几位领导的意见。”

这就对了。在看拼样时，他已经听到过老涂的嘀咕了。为此，他曾犹豫了一下。但拼样送到颜秋野那里，竟然得到了几句颇为热烈的称赞。部里领导有意见云云，可能是带着老涂感情色彩的言论。老涂总是这样，看到自己刊物上某些作品，便随随便便地来几句评价，象议论马路旁小商品的款式。而且拿这样的意见去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，然后再把他的意见作为领导意见传给大家。类似的事情已发生过几回，想不到这回会这么凶。

“你当什么真？复刊到现在这几年，风风雨雨的，不总是没有停么？”他的语调极力放得淡淡的，“你怎么这样沉不住气！沸沸扬扬的，真是！”

“老涂还要查问作者情况呢！好象又要查作者的政治背景了。”翁素园说，“你去问老涂！”

不错，翁素园懂得怎样判断人。他对老涂的为人，了解得不见得会比自己少，他掂得出老涂嘴里词语的分量。看来老涂这一回带来的是真货色。他不再多说，找个借口退了出来。手里这一摞皱巴巴的稿子，暂时不交给他们看了。在翁素园心情不好的当口去加担子，会吃钉子的。他有这样的经验教训。

有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，是因为能干；有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，却是因为糊涂。老涂显然是属于后者。他在主编室的办公桌边坐着呢，在聆听小说编辑室里翁素园他们的吵嚷。一板之隔，翁素园的话语字字入耳。他给杨思齐看的，是一脸的尴尬相。说他尴尬，是他对隔壁的无情指责无言反驳而居然还要聆听着，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居然被杨思齐撞见。主编室和编辑部主任室真不该合在一起！

他是老同志。从年龄、资历到两鬓的白发和满额的皱纹，都证明他是老同志。可惜，年龄、资历都不意味着成熟。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而不熟的人。了解他的经历的同志，无一不说他从来不曾成熟过，仅仅因为他有资历而又未到退休年龄，才被安

排到这儿来协助主编工作的。他至今没有办好一件事情，风波倒掀起好几场了。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老而不熟，而绝不是什么品质问题。他的最大优点，就是被人当面指责而绝不发脾气。要他干什么，只要不太失他的身分，他绝不拒绝，不管要办好这件事需要费多大的力气和周折。当然，人家知道他的不成熟，也不敢冒险把那种限时办好的要事托付给他。他每天做的事，是细读各地寄赠的书刊，包括县、地印行的小报。他有的是时间。有时发现一篇自以为上乘之作，急匆匆地拿给负责那个地区的责任编辑，要他们选载，当面遭到了略带点嘲弄的否定，也不计较，哪怕嘲弄他的是个小青年。此外，便是参加不定期召开的临时编委会。他是临时编委成员之一。在其位，就得尽其责。

这一刻，他侧耳聆听着，脸色发青，但实际依然挂着笑。他认定这帮娃娃闹一阵便会过去的，就象以往那样，而他依然可以写他的批评文章。批评文章的题目，已经写在他眼前的稿纸上端了：《一个危险的倾向》，副题是《从〈被谤毁的牺牲〉谈起》。

杨思齐看惯了这张尴尬脸庞，但绝不愿使这张脸更尴尬。原来想询问的事，暂时搁一搁，另选适当时间。他就是这样的谨慎。

他把那揉皱巴巴的稿子放到案头，戴起搁在清样上面的老光眼镜，开始校读那一页页行距很紧的新五号字体的清样。

无奈坐在里间的老涂，并不领他的情，很想找人聊聊。“你听听！”主动把话题往自己身上拉。

既然提起，何必回避？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摘下老光眼镜，把一天天向左右前后扩展的身躯搬进门去。

“麻烦！很麻烦！”这是他的习惯用语，掂不出轻重。

“这篇小说所触及的问题，并不太尖锐嘛。”

“你不知道。马上要整顿文艺，要反右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我碰到好几位同志。都说，我们这篇稿子问题严重。”他说，“我正要找通个气。听说，这个作者还有一篇，就这期发，题目叫……”

“《未上山顶我为峰》。清样刚到。”

“不错。说不定轧上了末班车！”

和一些交谈，是需要看住他的脸面的，他们眉眼上流露出来的总比说出来的重要；而向眼前这一个征求意见，了解情况，考虑的是经常在他身边转悠的那一群。人是群居的，很多人在圈子中，而文艺界尤甚。他微秃的脑袋象一根自来水管，只过水，不吸收。咸的，淡的，热的，冷的，那一端灌

进什么，这一端流出来的绝不会是别的什么。显然，这一回老涂可不是戴着手套往砂子里摸蛤蚧。他看清了老涂玻璃板上那摞小稿纸上端的标题。真格儿的来了。他有点儿沉不住气了：

“你想批？”

“总该赶快表态。亡羊补牢。”

“这可是一位青年工人的处女作呀！年轻人犯了错误，上帝也会宽恕的。”

“年轻人更要引导。要不，人家问我们拿什么思想观点培养青年，我们该怎么说？”

雄辩的语句，不太象他想象中的老涂。他看到自来水管那一端的一些人物，乐朴安，钟朔，张逢甲……还有些是文艺圈子之外、搞政治的干部。他对那些站在一边不干事，瞪大了眼瞅空子给你一闷棍的人物的厌恶，被勾起了。我真是一个站在两堵峭壁间的人物。他想，夹缝中的人物！一面，就是刚才磨了半天嘴皮的女大学生，萨特崇拜者路晓，再加上几个青年编辑的非议：“你太谨小慎微了！你怕丢了啥呢？”而另一面，就是老涂他们这一群。时刻压在心头的那一摞清样，每一篇都可能给老涂们抽掉，理由往往是想不到的；而同样，每一页，也都会招来青年作者、读者、乃至编者的非议。

隔壁又传来一阵热烈的争辩，还夹着放肆的笑。

他突然感受到一股蓬勃的朝气，热烈的追求，坦荡的探讨和指摘……他一向认为自己是自知之明的。他足以自慰之处，是对编辑工作的一腔热情。至于地位，他明白，有些东西摆在那个地方，并非那个地方特别地需要他，而是因为他在哪儿正好可以摆平。他属于后者。

然而，此刻他发现，一墙之隔，他的心在那边。他想尽点挽救之力。

“你的表态文章打算发哪里？”

“《瀛州日报》。”

他无能为力。

“颜秋野同志知道吗？”

“她会找你谈的。”

三

“小杨吗？你来一下。马上来。”

果然，颜秋野来电话了。这是把这期清样送到她家去以后的翌日下午。本来，她对清样是看看可不看的，她叫司机小广东来索取，他就感到不妙。

对颜秋野，怎么说呢，是老上级了。静街六十五号，对他来说是够熟悉的了。这个门牌号码，与

他的整个历史联系在一起。说真的，他极愿意到这儿来走走。以往，是出于尊敬，学一点东西；今天，是因为他想对这位老主编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老同事而迷越来越多，这难免带着点凄凉。

他骑着自行车，来了。这是幢极幽静的花园洋房，离乌苏里街不很远。原是个买办资本家的别墅，如今，楼上住着颜家母女；楼下是文联的几家工作人员。为了求得安静，互不干扰，花园一隔为二，各走一扇门。花园那边一半，大家抢占地盘，种上了花花草草，和墙外的悬铃木相映成趣，蜂飞蝶舞。而这边却长满了杂草。在花草林木间晨澆昏赏，是以往那个颜秋野的爱好了。与她相伴的姑娘彦南，却喜欢在这块空地上打羽毛球，在这里款待她的同龄伙伴。其中常来伴她的，有小说组青年编辑丘文达。

院门虚掩，荒芜的场地上空荡荡的，娴雅沉郁的钢琴声从窗口飘逸出来，在暗赭色的房屋四周荡漾。还是那首《少女的祈祷》，彦南的爱好。他锁好自行车，举足往构筑在室外的水泥楼梯上去时，随着“呀”的一声门钮响，传来了一声招呼：

“啊，杨主任！”

这是时晓仁。《春泥》的兼职会计。“千金难买老来瘦”。他常为自己老而瘦得意。高耸的颧骨和突起的眉棱间，嵌着一双极不安分的黑眼珠，一整天放射着揣摩别人心理或炫耀自己的光泽。薄薄的双唇，仿佛专为送人谄媚的笑而生就的。加上他那微弓的背脊，活脱脱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。长年拎着只黑人造革包，那儿放着三个不同单位的账册。六四年以前，他是一家出版社的会计。因为犯了什么错误，被调到一家小煤店里去了。这几年，仗着他那套钻营功夫，居然混到个会计师的职称，他打着对出版业务熟悉的幌子，跳出煤店，到了一家科技杂志当会计，同时身兼另外两个单位的财会事务。三个单位的奖金以外的好处，正道的，邪道的，他统统得到一份；如果没有他的，这三个单位的福利，哪怕一副袖套，两根别针也休想发放。他因此获得的好处，大大超过了他应得的那份工资。他平时轮番在这三个单位的领导家里行走，那怕鸡毛蒜皮的事，也要上门汇报，轧出三分钱的差错，也要用十分夸张的言辞炫耀一番自己的能干。做账呢，却在节日、假日，然后把自己名字写在汽车司机或油印工人当中，领取加班费。

他今天不知又有什么事情来了。“杨主任”，这三个甜甜的、浸透了敬意的音节，落进杨思齐的耳鼓，有些刺耳。

“我几次对你说，不要喊主任，喊我名字。

啊？”

“是的是的！看我这记性！我老大——他是党员，常批评我思想作风跟不上形势。——主编在。她在等您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杨主任！”

颜秋野总欢喜把数十年不变的米色窗帘拉得紧紧的。她贪图窗帘后面所特有的宁静，这大概是年岁给予的爱好。

他第一次见到她，也是在这里。二十七春秋了。那时他还是脸上没有多少风霜痕迹的年轻小伙，而颜秋野，还是个风韵流溢的少妇。眉眼，身段，吐辞的轻重缓急，都是恰如其份的，恍如一首节奏明快、隽永婉约的诗。一缕阳光透过窗玻璃投射在她的秀发上，使他突然进入周邦彦描述的“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”的迷人境界。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！她就是这样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接待了他这个刚在她主编的《春泥》上发了两个短篇的青年干部。

“你要珍惜你的长处。你有生活，而且对生活的感受也深切。绝不是那种平庸的应时之作。”

“第二篇，好象有些出格吧？”他惴惴地问。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她嫣然一笑，“青年嘛，只有心灵或智力上不健全的，才对探求缺乏兴趣。在全国所有刊物中，我们的杂志是最有资格摔跤子的。”

都是警句！

“当然，摔跤子，出格，都不是目的。”她弯弯的秀眉扬起来，“做一个真正的淘金者，引导读者去发现普通生活中的黄金、发现隐藏在自身灵魂中的黄金，才是你应当追求的。”

多高的要求。可是一经从她口里说出来，似乎并不难达到。因为生活就是这般的美好。

“你会写出好作品来的。一定超过我。”

“不不。颜秋野同志，我够得上您的十分之一，便心满意足了。”他说不清这是客气话，还是对她过于仰慕。

“傻话。我已经拴牢在《春泥》上了。很想写，可是没有时间。”她从抽斗里取出一摞稿子，满篇是她那具有阳刚之气的字迹，“你看，我这部稿子前年拉出了草稿，和出版社合同都订了，还预支了稿费。他们要我改一改便可以出版的，可是竟一拖两年！”

“您咬咬牙，请上半年创作假！”

她笑了，露出如贝的牙齿：

“时间，从我牙齿里咬不出来。你看，今天，你

已经是第五位来访者了。”

他右侧茶几上四只茶杯，在无声地证明她的叙述。茶叶还来不及倒掉，有两只，绿色茶叶沉在杯底，而水已经变成浅红，水面上结着一层透明的油碗。

“再说，我作品中的人物，越长越瘦，瘦得站不起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颜秋野同志！”

“你在修改你的处女作时，碰到了什么难题，还记得么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呢？人物形象不够丰满。表现主人翁对新生活的爱，还缺乏一个有力的细节。”他说，“于是，你给我出了个点子。”

她笑了。她使他想到了自己的大姐。“我请你看看我的主人翁。”她把稿子翻到其中一页，“你看。”

他作品中那个关键性的细节，就写在这一页稿子上。时间，早已把她两年前的钢笔字迹染深。他右侧茶几上那四只茶杯，因此突然给了他无尽的想象，想象到他们从这摞稿子里，都取走了他们所需的那一份细节。于是他也想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，一个无比动人的场面，隐隐约约，若明若暗地，在招引他走向一个使他忘情的艺术境界，又仿佛面前的这个女性，便代表了这个世界：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也是一个淘金者。你是我所期望的金子的话，我付出点代价，将是值得的。我希望你在阳光下，永远闪烁着金子的光采。”她用愉快的口吻，倾吐她的期望，“头一条，你要多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，要重视世界观的改造。一九四二年，我刚到延安……”

她掀开了她的煌煌历史。

她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女。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早已被作为多产的青年女作家交口传颂；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在文艺界春节联欢会上曾被一再暴发的掌声淹没；她还画得一手山水花卉，为众多友人所收藏。那天，他没有了解得更多，甚至没有见到她家其他成员，特别是她的爱人，颇有影响的青年剧作家南屏。如果深入了解，他会发现这湾芙蓉浦里隐藏的即将暴露于众的家庭烦恼，隐含于“水面清圆”之下的苦痛。南屏提出了离婚。悲剧的起因，就是她醉心于《春泥》。她对《春泥》是这样的忘情，以至顾不上正需要母亲照抚的一双女儿：长女刚进幼儿园，而彦南正嗷嗷待哺。他俩到底分手了，她割不断对南屏的爱，但还是割了。只在随她生活的幼女名字上，留着这种爱的未断丝缕：“彦”“念”同音，

且又是“颜”的一半。“彦南，彦南！”留给她朝夕呼唤。……

钢琴，依然在弹奏着。不再是她在弹奏了。她已把这个爱好传给了彦南。这一刻，缭绕在他耳际的，也不再是《少女的祈祷》，是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，琴声低沉缓慢，流露着依依的怀恋……

二十七年了。她，少妇的丰韵被变了形的体态吞噬了；灰白的短发贴着头顶，排斥异体似的，排斥着被染发水娇饰过的部分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。清明的眸子上，蒙起了一层令人恍惚的暗雾。她端坐在窗帘后面的薄暗里，拿笔在清样的边沿空白处，书写着什么，显得极其吃力。记得当年她那一手阳刚之气极足的字迹的人，很难想象这些字会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她对他展示了越来越多需要揭示的秘密。

“她真的患上了大脑血液循环障碍的疾病吗？她刚满六十岁啊！……”

她放下了笔。呈现在面前的字迹，只有半个。

“唉，老了。写字也困难了。”她伸手指指写字台的对面，那是专供客人坐的位置。“坐。”

她起身倒茶。是恪守了几十年的老习惯，也是借此思考怎样和客人交换看法。并非临阵磨刀，而是出于慎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杨思齐也发现她的一些新习惯：不常上班，但总要向人表示她什么都知道；事事要使唤人，但事事又不很放得了手，而张嘴时，又怕别人发现她在有意考察人，于是总是绕着大圈子说话。

这一回也是如此。

“你批评了小闵？”她淡淡地抛出了第一个问题。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，“他和人交换稿子。”

“有根据吗？”想象得出的仲裁口气。

他都准备着。他的拎包里就装着两本杂志。一本是《芦笛》，一本是第二期《春泥》，还有几封读者和作者的来信。小闵在《芦笛》上发了，而他的责任编辑在《春泥》上同期发了一篇。

“小闵把《芦笛》编辑稿子给我时，说他那个地区的稿子实在选不出了，就这篇带一带。结果发出不久，便收到这么多读者来信。”他把信件交给她。

她只拿起《芦笛》和信件翻了翻，问：

“信里怎么说？”

“两类。一类是读者，批评《春泥》竟会发水平这么低的稿子；希望《春泥》珍惜自己的声誉。另一类，是作者写的。正是这个地区的作者，说编辑处理稿子的态度太粗暴。他们特地把退还的稿子连同这期《春泥》一起寄了回来，要我们在质量上做些比较……”

“要处分!”她的脸涨得通红。“把编辑部当什么了?!”

杨思齐有些震惊。这种事故,在编辑中曾经发生过数次,但她如此暴躁震怒,却是第一次。

“小冈的态度还是好的,”他急忙说明,“他诚恳地检查了,表示以后绝不再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
“啊。”她想再说什么,但显然被刚才的震怒干扰了思路。她伸手抓起一只牛皮纸信封,是别人寄给她的信,背面,歪歪扭扭地记着几行字,她戴上了老光眼镜,“小辛捅了漏子?”

小辛,辛月琴。也是小说组的青年编辑。她收到一篇稿子,提了些意见请作者修改。作者一再琢磨无法修改,便寄到了一家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文学杂志,结果被安排在显著的地位上发表了,读者的评价相当高。为什么?提的意见没有切中要害,编辑意愿和创作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距离,作者只好另求出路了。这在编辑部内引起过一番议论。

“作家办杂志,我就是这个愿望。几十年了。”她说话有些困难,“什么时候,叫她到我这里来谈谈。”

话题似乎又断了。他默默地等着。

“翁素园,又在嚷嚷了。说啥,”她又戴起老光眼镜,看了看牛皮信封的背面,“我们社会主义生了癌。这是什么意思?啊?……”

如果说,前面几个话题都在意料中的话,这一问,却使杨思齐有些吃惊了。太熟悉了。离开了语言环境、摘录了片言只语并加以随意篡改,然后作为一个重要情况汇报给领导,这无异于蓄意陷害。谁呢,这么快?小冈吗?是对首先发现他交换稿子、并给以严肃批评的翁素园的报复?不会。他接受批评的态度是诚恳的,而且翁素园说这话时,他不在场。是丘文达?他和彦南常有来往,在闲聊时说漏了嘴?也不会。丘文达比编辑部任何一个同龄人都成熟。……啊,会是他吗?完全可能!这个老头,他除了手里拎的三个单位的账册以外,肚子里还装着另外几本账册:对别人言行的记录。他凭这本账册巩固那三本账册的统辖权。我曾经吃过他的苦头,莫看他尊你一声“主任”的同时,还加上一个九十度的鞠躬。财会室和小说组,也是一板之隔!

“你知道翁素园的脾气,口敞,心直。说过就算。”他怀着长兄对弟妹的保护责任,解释,“这句话和原话也有出入,他是说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我追究的不是这句话。”她以昏昏的目光直视着眼前这张胖得腮肉肿胀似的圆脸,“我想问问,你们对《被人谤毁的牺牲》,是什么态度?”

话,兜到正题上了!

“作品触及了当今大家关心的问题。有深度,也有棱角。艺术上有庄重感。读者反映是不错的。……”

“你,政治上太不敏感了!”她再次打断了杨思齐的叙述,“作品调子低沉,灰暗,作者流露了对我们社会的抵触情绪,反映了编辑文艺思想的极端……混乱……我早就说不行……”

又一次暴躁发怒,而且仍是在她应该集中精力思索的时刻。如果杨思齐是个沃尔特·克莱门特·阿尔瓦莱兹那样的医生,这正是观察、分析这位老首长的表现,进一步揭示他希望揭开的秘密的时刻。然而他是个从干部到编辑的普遍文化人,爱人仅仅是个外科医生。他又震惊了。他又委屈了。他又气恼了。需要借冷静来驱尽这些情绪因素,然后才能谈及其他。“这个作品是好的。我们当今党风民风确实太不正。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,要触动他们一下。都说我是老右,我就来右一下!”这是在审阅《被人谤毁的牺牲》的时候,她说的话。那正是批“左”呼声极高的时日。可不到半年,她说的是这个!当时的言辞,情景,在杨思齐的胸膛内扩张着,终于很快笼罩了情绪中的一切!

他张圆了眼,望着她。脸上只冒油,不说话。

她伸手想取过《春泥》去年的合订本,拿到的却是一卷《十月》,她搁下了。

“这一个苏元,是不是……这一期要发表的……《未上山顶我为峰》的作者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看,这一篇,要比头一篇,更严重……”

杨思齐又是一阵心跳!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他的语调依然是平淡的。想了想,“我记得,你对我说过一句话,在所有杂志中,我们的刊物是最有资格摔跤的。”

“啊?”她说,神态茫然,“我说过么?……可那是什么时候?今天,又是什么时候?……”

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感到可怕的,不是语言本身,倒是这种左右逢源的口吻。“今天,怎么啦?”他好不容易挤出了这句询问。

她慢慢地站起来,到身后书橱旁边的茶几上,翻着那摞没有整理过的报纸,一边问:

“《瀛州日报》上,有一篇文章,你看过吗,是转载……”

“看了。《不应忽视的严重倾向》。”

“那是有来头的。要反右。”她坐回到写字台边的藤椅上,“我们可不能把靶子,送到炮口上去。……”

她就是这般的需要稳妥。她不想想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中,风风雨雨有几遭?而且有多

少次，起因都是小道消息。急急忙忙地表态，批了右，暴露了自己的“左”，满心想批倒别人，结果却孤立了自己。这些教训怎么不吸取呢？你怎么不等一等中央的正式文件呢？

“《瀛州日报》，可是一张比较‘左’的报纸，发表的是一篇署名文章……”

“背景你很快会知道的，”她不耐烦地把手一挥，“眼下，你要赶紧办的，是抽下《未上山顶我为峰》，同时，对《被人谤毁的牺牲》发批评文章表态……”

事情牵涉到青年作者，他不能不迎着她的固执，再作些努力，他竭力把语调放和缓：

“这期的要目都预告出去了，可要慎重。这是个初学写作者。把预告了的文章抽掉，再让批评他小说的文章见报，在基层便会层层加码。苏元会挨整的！”他索性把利害统统抖出来，“再说，这在青年作者中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？不是引导他们面对生活，而是紧跟小道消息……”

又是一个需要三思的时刻。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了：

“你，你还是个娃娃！”

又是娃娃！这是第几次听到了？他已记不清了。只觉得近来这个带着明显讥诮与蔑视的词语，从她唇齿间蹦出，是越来越频繁了。记得第一次听到，是为了《春泥》的改版。他和翁素园、诗歌组负责人程吟和散文组的同志们商量，根据当今青年们对文学口味的转移，撤销一些栏目，新增加当今青年作家以及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研究，给初学者多一些启示。她无情地践踏了他们的建议，说“这是皇帝更改年号，制造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给人看”，是“娃娃”之见！最近一次听到，是为了程陀的调动。程陀是著名作家、文联副主席瘦石的幼子，与文学缺乏缘分，如去潜心钻研化工，倒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。可他就是要调到《春泥》来。她把她的决定告诉杨思齐，要他去办理借调手续。他耐心地绕着圈子劝她，希望她对此事慎重一些。干部子弟集中在这样一个只有一、二十人的小单位里，太招人耳目的。对于他们本身的业务领域的钻研和开拓，对于《春泥》的健康发展，都不利。口水费了不少。他又获得几声带着讥诮的“娃娃”，让事情搁浅着。

“娃娃”，此刻又是一个“娃娃”！而且比上几次听到的都严肃，讥诮的意味都浓厚。

他愈觉委屈了。他重回《春泥》的时候，曾暗自庆幸自己还在盛年，还能在这方春泥上尽一名园丁的义务，把十多年以前被那场急风暴雨中断了的夙愿续上。来报到的时刻，每一步都倾注着他勃勃的

雄心和对未来的美丽憧憬。想不到，无情的生活之刀在他额上刻上了皱折，漫长的人生征途上的烟尘，往他眼里抹上了一层昏花，他却依然是娃娃！是个事事、处处，都在她主编宝座下埋着定时炸弹的黄口小儿！难道，正如翁素园所说的，只要张乐平在世，三毛就永远不会长大么？

洞察颜主编谜底的愿望，被这种委屈抛得更加遥远了。他使出长期磨炼成的屈从，把不满情绪锁在心底，照他的老习惯，把应办事宜，记在笔记本上。

“你去办吧！你知道，如今年轻人的文艺思想极其混乱。你不该和他们吹同一根笛子。我要专为这事写篇文章。”

这是她经常挂在口上的。他起身告辞。

“回来。”她说。她从抽斗里取出一摞稿子，纸页崭新，切口光滑如一，“你看看。这篇稿子还是好用的。你最好能在近期安排发出去。”

《云》。作者程陀！

又是他。事情没有了结。

为了寻找个好差使而写，不管作品好坏，他总是觉得厌恶和无可奈何。

“为了把程陀调来的事，有人在编辑部里，弄得沸沸扬扬的。真不象话！我们，就给他创造点条件吧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办点事，总得掀开压过来的几层石头。想当年……”

她又开始回忆当年了。仿佛留声机的启动。但他聆听到的，却是钢琴声。多情？苦思？追求？哀怨？……

依然是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所不同的，伴着它的却是暮霭和灯火。

四

深沉的钢琴声在耳际萦回着，二十八寸的自行车车轮，在他的胯下飞转着……

“娃娃”。她总是用这个丝毫不带戏谑意味的词语，把比她小一辈的意见，不管合理的或不合理的，统统拒之门外。对那些资历和她相同的人呢？她根本不希望与他们共事。只有老涂例外。老涂是被她指名要来当助手的。都说她看中的恰恰是老涂的糊涂，老涂的老而不熟。看来此说并非臆想。她要老涂支持她的决定，容易得如搬张小板凳。去年，他也从她手里接过一篇稿子，就如今天接过程陀的稿子。作者是张凤，一家省级出版社的文艺编辑。是颜秋野的一位老战友推荐来的，言辞是那么恳切，面孔又是那么大。“写得不错。给他创造点条件，安

排早点发出去。”无奈质量实在太差，五十分，勉强。他想请老涂看看，借重这位老同志改变她的主意。谁知老涂已接到她的部署，指定他为这篇小说写篇短评，可以署上他自己的名字。只能打五十分的小说和明显捧场的短评，都如期发出了。三个月后，他和老涂都收到了张风的感谢信，并被告知：张风已给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，希望今后多为他们写稿云云。铺路和走路者，皆大欢喜。而这一次，老涂已跑在他杨思齐前面写表态文章了。她既拉住了老涂而又不因老涂那文平庸拙劣之笔损及《春泥》的声誉。她真是煞费苦心了。

她真会是有病的人吗？……

十字路口。他猛地煞住车子。不是红灯，而是有人呼唤着他，清脆，急促。

是叶一得。他蓬松着永远没有梳理过似的花白头发，瘦削的身躯，拖着一条竹竿一般的灰色身影，正从横街的人行道上向他迎上来。一双淡蓝色的眸子闪烁着愉快的光，浑身散发着烟油和酒精混合的气味。

“当心啊，我们的大编辑！骑自行车是不能苦思冥想的。”

眼睛真尖！他苦笑了。

“哪有你悠闲！大作家了，脱了产，可以坐在房间里思索。天塌下来了，也压不着你呀！”

他俩是同一年在《春泥》上发表处女作的，而且在同样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跋涉了二十年，“戴帽”、“脱帽”的滋味都同样品尝过。相见时总是揶揄开始，玩笑结束。

“面壁虚构，粗制滥造。”叶一得抽出香烟，“批评得好！”

“岂敢。”他把自行车搬上人行道，“你的新作《望江楼》拜读了，有突破。我正想找你聊聊。”

“啊？”蓝色的眸子突然发了光，“怎么样？前面就是瀛州饭店。进去喝两杯，我请客！”

“今晚不行，里里外外还有一屁股债。改个日子吧。”他相信叶一得是极愿聆听他的意见的，“总之，你在表现人物内在的东西方面，开始下功夫了。”

“对对，你还是那么有眼光！”叶一得兴奋起来，“我正在写续篇。我要在这两年内把几部续篇统统写出来。——说真的，这一部，我还没有开始动用我的生活仓库！”

“我真眼红！”

叶一得把夹着烟卷的左手扬到太阳穴边，哈哈大笑。

“你也在被人眼红哇！——不过，老兄，我说你

要赶快抽身，千万别给编辑这把椅子胶住屁股，趁这几年还有精力，写一点。你不是那种不占上一把编辑的交椅便不能发表作品的人！……”他突然把烟卷叼住，让两只手往涂卡中山装的四只口袋里轮番的触压着，一边颤动着烟卷，说着忽然想起的那件事情，“真该死，差一点忘个精光！吕放给我写信来，又要我催你那部《淘金者》！这封信丢在家里了！”

吕放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小说编辑。

“唉，我哪里有时间写呀！那部稿子一直晾着，”他说，“我给吕放再写封信去打招呼。你给他写信时，先代我道个歉！”

“嘻！老兄，都说你该争取这几年，可你就是舍不得走出《春泥》。看来，你从这方土里尝到的那份甜味儿比谁都鲜美吧？好好，能在这方土里得到满足的人，是令人羡慕的！”他把烟蒂吐在脚畔，踩灭，挥了挥瘦长的胳膊，拖着一条竹竿也似的灰色身影，避开行人车辆，穿过马路走了。

“甜味”？“满足”？杨思齐苦笑了。

《森林之子》。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题目，字迹极不熟练，厚厚的，堆在台子上差不多有半尺多高。有道林纸、有报告纸，也有方格稿纸。每一页都皱巴巴的，沾着油迹和布着烟灰火星烫出的焦黄痕迹。字里行间，作者象要把自己的困顿有意抖落给人看，写得密密麻麻，占尽了天地头的空间。从附信中知道，作者是部队里一名连级干部，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。裘真，象个笔名，其实是真名实姓。仿佛早就想当作家似的。

他完全有理由不看。处理这种稿件，早有规定好的程式：把它原封不动地转给出版社，然后给盲目投稿者去一封信，客客气气地说明本刊不刊登长篇，“谨表歉意，希望经常联系”云云，省事，而又名正言顺。

他，刚满二十七岁的青年，被编辑工作的热情驱使着，把它留下了。他花了一个星期，包括这一个星期中所有业余时间，使用出在羊肠小道上攀登的意志，和在沼泽地中跋涉的毅力，读完了。

这是一堆素材，真正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素材！但是在阅读时刻，他不时想到少年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：筛金。山谷。森林。窝棚。一个个一丈多见方的土“清”——为忌讳，不能叫坑，叫“清”。挖，挖，挖，溪水在不远处汨汨奔流着，从一筐筐的沙土里，借水冲洗出闪烁着光泽的金子……这半尺多高、皱巴巴的杂纸里，有沙砾，也有黄金。这个裘真，有的是丰富的、简直是传奇式的生活经历，关

键是淘去砂土!

往昔的生活经历,在这节骨眼上,就是这样起了作用。他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请求复审的意见,把作者那些闪光的、传奇式的生活经历,都梳理出来了,其间渗透了他对此稿修改的完整设想,并提出了由他帮助作者修改、整理的建议,然后送给费了不少周折、把他从厂里调进《春泥》来的颜秋野。

颜秋野破例地同意了他的设想和请求。她的批语,简短,明朗,但同他的审稿单一般的情真意切。

作者被请到了编辑部。从遥远的边城来。和他几乎一般年轻,一般精神抖擞,朝气蓬勃,只是一时缺乏理解编者意图的能力。

那是盛夏。他们开始挥汗合作。不能敏捷而又准确理解编者意图的作者,总是给编者带来折磨一般的烦恼,以至灾难。这哪里是帮助整理,简直是代他重写!

好在他那时是个光棍,就住在三层阁楼的小间里,有的是精力和时间。他越俎代庖,整章整节地代替作者重写着,老虎天窗里的灯光,常常从黄昏亮到黎明……

小说连载以后,轰动了!读者的赞扬信,真象雪片也似的向编辑部飞来,往他的办公桌上送来。当然,信不是写给他的,是写给唯一的署名作者裘真的,他只不过转一转手。他流泪了。真的,他流了很多泪。并非被冷落一旁的伤心泪,而是欢喜泪,幸福泪,骄傲泪,慰藉泪。他是这般真诚。他把小阁楼上他写、裘真誊写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所积累的疲惫,随着这些泪滴一起流去。

单行本出版了,抢着要出版的,竟有五家出版社。

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也撰文予以肯定。

然而,就在他和裘真都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的时日,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扫荡开始了。紧随着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号召性的社论,一家大报的文艺评论版以显著的地位,刊出一篇分量相当重的批评文章,题为《〈森林之子〉的资产阶级情调应当批判》。作者是一位有相当名望的文艺评论家。文章仍然以热情的词句肯定这部作品的成就,却以一个“然而”,提出一个“严重的、带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的问题”。它所举的主要例证,是穿插在作品中的一名女文工队员的人物设计,“作者通过她,流露出了极其明显的低级的、庸俗的艺术趣味”。

呼应文章接踵而至。当地的《瀛州日报》当然不甘落后。《春泥》、《森林之子》骤然和当时世界上最腐朽没落的思想情操挂上了钩,而被紧紧的包围了。

“我被审查了”,裘真从边远的城镇给他来了信,

言语不多,然而无法掩饰他承受的压力和内心的惊恐,“如果早知道我会捅这么大的漏子,所有的荣誉我统统都不要!……”

两人远隔天涯海角,这信邮了一个星期。

他正焦灼地为裘真担忧,事态急转直下。

“杨思齐,老颜要你到她办公室去一下。”

这是严冬腊月的一天,凄厉的朔风正无情地叩击着门窗。他和往常一样,怀着平静的心境来到主编室。

“请你看一看这篇文章。”

还是那份大报。文艺版上有个醒目的标题:《深刻的教训》,作者是裘真。他怀着对朋友的深切关注,迫不及待地读着。很快,他的四肢开始发软,眼前跳跃起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小圆圈,紧接着便象电影断了片,一片空白。文章写得就是这样一目了然:我(文章中的那个我),原稿中根本没有这个女文工队员,更不存在以她为中心的场景。这完全是编辑强加进去的。有读过初稿的战友某某、某某为证。“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。名利思想就是这样使我香臭不分,把砒霜当作白糖接受下来。这个教训,我将永远记取……”

“是这样的吗?”颜秋野问,语调是严肃的。

他说不出话。似乎气昏了;也似乎在思索,如实吐露,会不会是丑表功,把事态弄得更加难以挽回。

于是,被抨击的目标,一下子转到了《春泥》编辑部了,而《春泥》追查的目标,就是他。批判会,检查会,一个接一个,向着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编辑头上压下来。他以往负责编发的文章,也一一被翻出来重新评价。

他沉默。他始终是紧闭住双唇的沉默。

他的顽抗表现,触犯了众怒。会上的疾言厉色层层加码。到第八次批判会上,他终于开口了。那是他宣读的一份检查。他毫不留情地解剖了自己,丝毫不想掩盖身心内外那份最羞于见人的东西。在他以惊人的坦率使同志们目瞪口呆的那一刻,他揭开了在这一刻之前,还被封锁在小阁楼上的秘密:不仅仅女文工队员是他加的,整部《森林之子》都是他写的!

整个会场上哗然,包括看过原稿的颜秋野。

这不可能!

他当即到三楼小阁楼去,取来他还在当枕头使用的一摞稿纸。那就是裘真的原稿。编辑部把这位年轻人千里迢迢地请了来,但原稿几乎没有什么改动,只不过用他极不熟练的字体,从皱巴巴的杂纸上,安放到稿笺的一个个格子当中去。眼下展示在大家

面前的，这些已整页整页地被红钢笔划去了，而稿笺四周的空白处，密密麻麻的，全是他杨思齐那手有点女性柔婉的笔迹。其间多处洒落过汗滴的地方，都湿了开来，而且泛了黄。

“啊，我们看到的，是裘真誊抄过的稿子！”

颜秋野翻动这摞废稿笺时，那双纤弱白皙的手，都微微地颤抖了。她紧紧地攥住这位年轻人的胳膊，狠狠地摇撼着：

“你呀，你呀，你！为什么不早说！”

但马上又收回手，握住拳头擂着自己那头秀发：

“你呀，你呀，你真官僚！你真是有眼无珠！”

她立即果断地宣布：

“批判停止！对于《森林之子》，头一篇批判文章就没有否定它的基本方面。我们也该看它的基本方面！”

半个月后，因为她的恳切请求，经组织部门审核，给杨思齐连升三级，由一个普通的青年编辑，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！……

都说，教师是蜡烛，照亮别人，消耗了自己；而编辑，是火柴杆，点燃了别人，然后便被扔掉。有位作家说过：文学是愚人的事业，当文学编辑的，比愚人更愚。他却从他人的文稿里，从红墨水、剪刀、浆糊中尝到了包含在苦味中的甘甜。这甘甜，应该说是颜秋野给他的。当年，她是那样的有气概，有魄力！如今，她真是那个有病的人么？……

五

到家了。

“又是这么晚！”妻子不满地嘀咕着。

是的，桌上的饭菜全凉了。

他默不作声。在她端起饭锅去加温的时刻，他翻了翻颜秋野交给他的那一篇《云》，这一摞极其寻常的稿子，此时此刻，似乎具有诱惑他去洞察什么底蕴的魔力。太糟糕了，只有吃铅印退稿信的水平！他心里特别难过。他失望的岂止这一篇稿子，更是这位瘦石！这个高高树立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是这般地和他朝夕与共！《森林之子》事件发生以后，被深深感动了的瘦石所作的题赠，就挂在他这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的最醒目的地方，是一首偈语般的五言古风。经历了二十多个春秋，历尽几番险风恶雨，它却依然那样神采飞扬，苍劲有力：

读稿亿万言，

常流欢喜泪；

谁言编者痴，

我解其中味。

思齐同志晒正

乙未岁末 瘦石戏题

谁说痴呢，瘦石同志！我就是这样的魂不守舍，只怕我对你的尊敬，随同程陀这篇《云》，一起飘去。儿女的言行举止，何尝不是父母的一面镜子！当年，你来编辑部和颜秋野一起负责《春泥》，虽不到一年便抱恨离开了，可你给我的美好印象，并不亚于当时的颜秋野啊！

妻子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来了。可是这种象失重似的忧虑感，使饥肠辘辘的他，食不甘味。

“是老三吗？”一声苍老得带着颤抖的招呼，透过通向里间的蓝布门帘传出来。

“爸爸！”他应声掀帘进去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
在这间不到八平米的小间沙发上，半躺半坐着一个干瘦的老人。他一切都小而干，上下都白而洁。小小的脑袋，浓缩了似的身躯，白的头发，白的眉毛，白的胡子，白的皮肤，还习惯于穿白的中式衬衫。从老人的气质看，是曾经有过相当身分而又相当自信自尊的。他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，街坊邻里都知道他是个相当威严的家长。他要求于儿辈的，只是一个词：服从。为了使家长地位永远不衰，他紧抓住一条：经济权，一笔相当数量的存款。他坚信，只有抓紧手头这笔具有神秘色彩的存款，他在家里就将永远受到尊敬。三子一女都因他的过于专横而吃尽了苦头，一个个远走高飞，最后，只有同幼子杨思齐住在了一起。杨思齐也曾反叛过他的专横，他最终还是被社会责任感驱使着，并到了一只锅台上吃饭。十年大动荡中，他的威严随着那笔存款的冻结而统统收敛了，可随着钱财的解冻，他的威严也逐渐恢复了，绝不因他年事已高而有半分放松，有些地方只有比以往更固执，更任性。九十岁了，仍然耳聪目明。杨思齐夫妇为了既要尽到社会责任，又不至于完全失去自己独立的个性和相差如此悬殊的生活方式，不得不经常瞒着他，或者费点唇舌说服他。但下班回家，必须去主动地招呼一声，今天竟然疏忽了。

老人以极其笨拙的动作，用一块干抹布抹着身边一架留声机。那是一架和他年龄一般大的美国造的强生牌留声机。虽然盒子上黑色漆布残破了，唱片盘子边沿的镀镍都大半剥落了，但还是他的珍物。他对它的感情，远远超过了儿辈们之对电视机和录音机。

“刚才，”他说，“有个小伙子来找过你。还送来一包土产。你们都不在家。”

“谁?”

“他留下了条子。”老人伸起干瘦的手，往那张老得漆面发暗的八仙桌上点了点，“在那儿。好像是腐竹。”

用他家日历纸书写的留条，还有一只包扎得方方正正的牛皮纸包，都在上面。

孙宝生！不错，是江西特产腐竹，三市斤！

他突然感到诧异，以至忘了眼前是九十岁的老人：

“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地址?!”

“谁知道呀!”老人摸索着留声机旁的唱片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“他好象挺熟悉你的。”

正是为了防止作者抱着这种动机上门来，他们的家庭地址都是谢绝外传的。这是《春泥》的纪律。可是，这个孙宝生！回城还不到两天，居然打听到了如此偏僻的他家的地址。可怕！他的行动正如他那双多看几眼便叫你产生警戒的眼睛。那颗黝黑的脑袋里面，不装足了和他随身携带的两只大包一样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是绝对不会做得如此得心应手的。

“腐竹。”老人给留声机上着弦，慢慢的，一转，又一转，颇不顺手，却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悠闲，“我是多年没有尝到了。买，要花老价钱呢！”看来他很想一饱口福，“是你托人买的吧？好好，我九十大寿，该做点准备……”

“不，爸爸！这是一个不相识的人送的。”

“啥？不相识的人送的？”老人上弦的动作终止了，白眉毛下面，从多层的皱纹间向他投射过来两缕审察五脏六腑的光。“你又把我当成拖鼻涕的孩子，是吗？不相识？不相识的怎么不送我？偏送你?……”

这种目光，这种口吻，他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如果不作点解释，会误认为有意背着他做些什么事而招来一顿严词训斥。

“我说老三，你坐了这几年报馆的写字间，差不多把三亲六故都断了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人们总得找份好差使，你坐在写字间里能帮忙就帮忙呗，嘻，面孔板得象块红松板！说啥作品质量。这多年了，影戏也听过，只有一部是好的，那叫啥?……那姑娘说啥?‘只要在你炕头站一站，我就是你徐家的人了’，还有啥，姐妹仨全嫁给残废人的……这才叫有情有理！人家有学问，懂道理！可你，编了这多年，有一句叫我记住的吗?嘻……”

又得照他那使用了九十年的脑瓜子开无轨电车了。他不能不顺着一点，说明他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，以及接受以后的利害。在商品交易中，常见的烟、茶、酒开路，给套用到文学杂志的选稿上来了。

当然，有这样索取代价的编辑，甚至以署上编辑名字作为条件的，可他杨思齐不能这样做。

“爸爸，看来这个年青人的钻营手段特别高明。我们只见过一面哪！要是来者不拒，把我的事业当生意经那般去干，我会把你脸面都丢光的！”他说，“至于你的九十大寿，我们会放在心上的。找个时间，我把哥哥姐姐们请来，一起核计核计……”

老人显然被打动了。就象以往对待亲友的求助而被婉拒一样，他伸起筋脉虬盘的手，挥了挥，说：

“去吧，收是我收的。由你去安顿吧!……”

他松了一口气。此时此刻，这个以要家长威风出了名的老父亲，在他感情中特别亲切，特别通情达理，离开老人的起居间，听到身后传来了那张放得声音都发了沙的唱片，也分外悦耳。那是他父亲几十年来一直着迷的梅兰芳唱腔。放的是抗战前灌制的《天女散花》中的“二黄慢板”：

悟妙道好一似春梦乍醒，

猛然醒又入梦长夜冥冥；

未修真便言悟终成梦境，

到无梦与无醒方见性灵。……

“完了，两个时代的对话。”

他的儿子，正埋头在做数学习题，这时猛然抬起头来，笑嘻嘻地作了个总结。高中二年级学生的好奇与武断迫人而来。那神情，活似二、三十年前的自己。

“你看，做作业的人，竟会听到我们的对话，学习成绩会好吗?”他责备儿子。他有一种维护长者威严的本能。

坐在哥哥身边做作业的女儿，抿着嘴吃吃地笑了，带着初一学生的烂漫无邪。他们兄妹俩，还在不懂事的幼龄，对爷爷极亲昵，而做爷爷的也极留心他们和自己的感情。“人活到我这把年纪，会叫娃娃们害怕的呀!”他总是在口袋里，在床边柜上准备好糖果，甚至是巧克力，只要娃娃们过来喊他一声爷爷，便能得到一份并不丰厚，但足以使幼小心灵满足的奖赏。无奈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奖赏逐渐失去了原先的诱惑力。越年长，越是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于是与家庭中这个最高长者的所有周旋，全落在既当儿子又当父亲的头上了。

“不久的将来，”高中生依然表现着他的自矜，“我们家里会经常出现三个时代的对话，沸沸扬扬的，完全象多部大合唱。这便是丰富多采的社会。”

“别卖弄你的巧嘴了。”当母亲的差一点“扑嗤”一下笑起来，但终于忍住，使出母亲的威严制止。